

GILLETTE & L'ORÉAL, WOMEN USA VOL. VI

South Dakota • Tennessee • Texas • Utah • Vermont
Virginia • Washington • West Virginia
Wisconsin • Wyoming



FERDINANDO FREGA

GILLETTE & L' ORÉAL, WOMEN USA — VOL. VI

L' ORÉAL THROUGH GILLETTE · 20

南達科他州、田納西州、德州、猶他州、佛蒙特州、維吉尼亞州、華盛頓州、西維吉尼亞州、威斯康辛州、懷俄明州。橫越美國的最後一段路，也是為這個系列畫下句點的那一筆。

第零章——共同開篇

這一開篇章節由《美國的女人》全部六卷共用。此處全文收錄，並預設可收合，讓整個系列能依序閱讀而不重複。

第零章

在這裡，世界不是一片領土：它是一道極限。北極不歡迎你，不原諒你，不給犯錯留下任何餘地。白色以絕對的姿態統治一切，沉默，沒有記憶。溫度不是氣象數據：它是掠食者。黑夜一連持續好幾個月，壓碎思緒，扭曲人的輪廓，吞噬人的意志。

聚落很少，很小，很封閉。因紐特人、尤皮克人、北極的各民族，住在沒有人會選擇留下的地方。在這裡，每個人對群體的生存都不可或缺。如果你沒有用，你就成了負擔。而成為負擔的人，會消失在沉默裡，消失在雪中，消失在一個毫不讓步的環境的邏輯之中。

科學基地又添上另一種寒冷：等級的寒冷。在這裡，女人是罕見的存在，是一個必須適應、否則就會倒下的異數。

在這個地方，「失蹤」這個概念並不存在。只有抹去一切的白色。

因紐特與尤皮克女人

北極的女孩不會被嬌養：她是被訓練出來的。她很早就學會抵抗寒冷、黑暗和飢餓。她必須對氏族有用，因為在這裡，身分不是個人的。它是功能性的。女人扛起家庭與群體的重擔：食物、火、孩子、獸皮、照料。沒有人談權利。沒有人談脆弱。憂鬱存在，但沒有名字。暴力存在，但沒有證人。

科學基地的女人

受過教育，能幹，習慣紀律。她以研究員、技術人員、醫生的身分來到這裡。她很快就發現，北極不承認學歷。在這裡，只有心理上的韌性才算數。男性的等級制度壓在她頭上，任何一點軟弱的跡象都會被當成軟弱。在這個環境裡，力量是不夠的：需要的是極端的自制。

西方的「外來」女人

在自由中長大，她來的時候以為自己能征服寒冷。但這個地方會把她擊垮：孤獨、狹小的空間、無盡的沉默。基地不是社群，它們是機器。而一個女人，身處一台由男人設計的機器裡，必須奮戰才不會消失。

前往世界盡頭的旅程

我的鄰居Antonio，大家都叫他Nino，多年來一直在說北角、午夜的太陽、那些沒有黑暗的月份。那是一個他揣在口袋裡的夢，像一件不可能的事。五月的一個早晨，我按了他家的門鈴，只說了一句：「收拾行李。我一小時後回來。我們30天後回家。」他看著我，又驚訝，又高興。他的妻子很擔心，問我們有什麼打算。「去追一個夢。」我回答。

我們上了車。我們的妻子看著我們，像在看兩個瘋子。但這趟旅行是真的。Nino已經滿肚子問題。「我們去哪裡？我該帶多少錢？」

「放輕鬆，」我對他說，「54個小時就到。才5,000公里。我們開的是新的Range Rover。好好享受這段路。」

每300公里我就得停一次：他比我大12歲，有自己的節奏。我有水和飲料；他有咖啡和生理需求。我們走得越遠，他就越常談起他的人生。那些事，要不是那條沒有盡頭的路，我永遠不會知道。

兩個男人單獨在一輛車裡，永遠在談女人。他這輩子只認識過他的妻子。我笑了。我讓他放心：「我們都一樣。」

他問我，連開60個小時，我是怎麼保持清醒的。我跟他講了俄羅斯的事：22歲那年，我開了51個小時的車，去見一個我從未見過的女人。「距離不是限制，」我對他說，「它們是藉口。我從來沒有過藉口。」

抵達白色之中

我們進入了挪威。路邊一家旅舍。我們會把車留在那裡，改乘雪橇繼續前進。

嚮導全身包得密不透風，看不透。她摘下護目鏡時，我才發現她是個女人。一個挪威女人，沉默，直接，冰冷。Nino坐在雪橇中間，她在前面，我這190公分的個子在後面殿後。

天還亮著。我的手錶顯示著時間，卻沒有告訴我現在是夜裡還是早晨。那是午夜的太陽。我們抵達了北角。

Nino哭了。他擁抱我。我笑著對他說：「小心點.....別人會以為我們是同志。」我們笑了，但我們正站在世界的邊緣。

接著，嚴寒來了：零下52°C。

進入真正的北極

他們帶我們到一個金屬貨櫃裡換衣服。極其沉重的鋪棉連身服，用複雜的拉鍊扣起來。

嚮導的費用由我付。Nino被安排進一座冰屋，和幾個男人一起；我被安排進另一座，和一家人一起：一個70到80歲之間的老人，還有三個30到50歲之間的女人。

那是一個封閉的世界。簡單。殘酷。

男人待在一旁。女人們維持著生活的節奏。廁所是離冰屋五公尺遠的一座小土丘：大便還沒落地就凍住了。我的第一泡尿變成了一顆黃色的北極星。那是北方在向我打招呼。

那個中年女人Magi會說一點英語。其餘的都靠手勢、眼神、雙手。寒冷的語言。

我不確定那件連身服怎麼用的時候，她想都沒想，就摸了我的胯下，讓我看一條藏起來的拉鍊。沒有惡意，沒有尷尬：只有功能。生存。

冰屋裡的三天

她們端來食物。燻魚、生魚、鱈魚肝、鯨魚腹肉。還有鯊魚丸。沒有選擇。沒有替代。那就是大自然給的東西。

然後我喝了一種紅色的液體。我以為是葡萄酒。那是過濾、煮沸、加了糖的鯨魚血。我喝了。它給了我一種從未有過的力量。一種原始的能量。我以為是古柯鹼。不是。那是北方進入了身體。

女人們看著我。老人出去打獵。我休息，喝血。三天沒有手機、網路、電腦，沒有Nino。只有我和她們。

沒有夜晚。只有光、火、冰和呼吸。

三個女人躺下睡覺。我找了個地方。最年輕的那個舉起手臂，示意我靠過去。她們放聲大笑。我不明白。她們說我是她們的「聖誕節」。

那是一種說法，意思是我被接納了。

我想給她們一點錢表示感謝。她們拒絕了。她們只想要一個擁抱。還有幾句卡拉布里亞話，好覺得彼此更親近。

在那裡，我明白了真正的禮物的價值：那些買不到也賣不掉的東西。

嚮導的告別

三天後，嚮導來了。她和三個女人談了一個小時。我在外面。我聽不懂她們在說什麼。那不關我的事。那是她們的語言，她們的世界，她們的法則。

在貨櫃裡，我正在脫衣服時，嚮導走了進來。好奇。直接。北歐式的。她緊緊抱住我。她吻了我。她的皮膚白得像牛奶。她的眼睛藍得像八月的天空。

她求我帶她走。為了離開那個世界，她什麼都願意做。

我帶著敬意微笑。我不能。我不應該。

我只給她留下一個承諾：「如果你需要什麼，就寫信給我。我會幫你。」她連錢都拒絕了。她是個美麗的女人，卻很孤單。一種從遠處看不見的孤單。一種寒冷不會原諒的孤單。

回家

我們去接Nino。他興奮極了。他不想回去。但我和他的妻子有約。

他把他的三天講給每個人聽。我什麼都沒說。我從來不和男人分享任何事。只和紙分享。

就這樣，Nino回到了他的世界，而我已經在前往另一個世界的路上。另一個目的地。另一場相遇。

歡迎你。

尾聲

北方不會帶走你：它會改變你。而它永遠不會

把完整的你還回來。男人來到北極，尋找光、寂靜、照片、夢想。女人留下來，為了生存。

男人講述他們看見的。女人對她們經歷的保持沉默。

男人回去了。女人留下來。她們留在寒冷裡，留在雪做的房子裡，留在無人聽見的沉默裡。她們留下來，支撐那些從不讚揚她們的群體。她們留下來，保護孩子、老人、陌生人。她們留下來，無人看見。

我從那裡只帶走了一段記憶：一個美麗的、美得不可思議的女人，卻孤單一人。不是浪漫意義上的孤單。是人性意義上的。是悲劇意義上的。

反思

北方不殺死身體。它殺死存在。剩下的只有白色：一個女人在其中同時生活又消失的地方。

這就是我寫作的原因。因為極端之地不會講述自己的故事。而穿越它們的人，沒有保持沉默的奢侈。

我不會。我不會。我的土地生下了我，而世界的其他地方接納我，不是當作客人，而是當作家人。

從北方絕對的潔白，我降落到美國絕對的混亂之中。

美利堅合眾國

不可能的任務

為一家美國公司工作18年，會給你世界上任何其他公司都給不了的東西：一種工作文化、一套程序、一個清楚的使命，以及一套價值體系——那不是理論，而是每天的實踐。他們不向你解釋這些；他們替你把它們建起來。而且他們做這件事，不會徵求你的同意。

我在紐約辦公室時，有人給了我一份我從未想像過的工作。不是升遷。不是調職。是一場實驗。

一項機密計畫，目的是驗證美國境內的一種人際關係模式。他們沒有挑選經理、心理學家或培訓師。他們挑選的是擁有某種真實世界經驗的人。而我的名字出現了——儘管我做了18年的銷售。他們看的不是職位：他們看的是頭腦。

這項測試說起來簡單，完成起來卻極其困難：

在一年內走遍美國50個州，城市由我自己選，每個地方至少待一個星期。

最後兩週是強制休假。所有開銷由他們負擔。我只需要生活、觀察、理解，並在每個星期一交一份報告。一份有人味、乾脆、精確的紀錄。

我簽了合約。我通知了家裡。他們什麼都沒問。他們只想知道每個月的生活用品到了沒有。我即將面對美國的一整年。他們，一如既往，面對的是下個月。

為了保險起見，我的薪水直接匯進我在義大利的銀行帳戶。那是一種客氣的說法，意思是：「別做蠢事。用你手上有的過日子。讓我們看看你到底是誰。」

直到15年後，我才拿到我當年的原始報告、那些分析，以及他們蒐集的關於我的資料。這本書就是從那裡誕生的。我獲准出版它，只有一個條件：永遠不說出委託這項計畫的公司的名字。

這不重要。這個故事不是關於商標的。它是關於一個男人，身處一個除非親身經歷、否則不可能理解的國家。

我要從最遠的地方出發嗎？

合乎邏輯的選擇是從邊緣出發，而不是從中心。理由很簡單，有兩個：

1. 我剛進入這場實驗：頭腦最清楚，注意力最集中。
 2. 從最極端的地方出發，我就能修正航向，乾淨俐落地完成旅程。
- 我不需要從波士頓或芝加哥出發。我必須從一道邊界出發。從一個只在紙面上屬於美國的地方出發。
- 我選了阿拉斯加的首府朱諾。與世隔絕。只能搭船或搭飛機到達。一座不屬於任何人的城市。最理想的起點。

最佳化資源

出發之前，我做了一件美國人最尊重的事：我像個專業人士、而不是像個觀光客那樣安排自己。

我打電話給三家最受歡迎、國內航線網最大的航空公司。不到一個小時，我就買下了一本五十張的國內機票套票，便宜了60%。

沒有時間限制。沒有天數限制。沒有任何約束。只有一個條件：一年內用完。

我對連鎖飯店、Uber計程車和租車公司也如法炮製，然後擬了一份像樣的行程表：各個站點、移動方式，但沒有時間。

我準備好了。

那是我第一個真正的成功。第一個跡象：我懂得怎麼移動。美國獎勵行動的人，而不是等待的人。

公司看到這筆交易時，做了美國文化一向會做的事：他們查核了可靠性。

我有能力應付一整年不停的移動嗎？我有能力處理意外、距離和緊急狀況嗎？我能獨立嗎？

為此，出發之前，我又確定了另一個關鍵的細節：

我確保自己的信用卡每月額度至少有10萬美元。

那不是拿來花的。那是用來證明我們管得住它。美國人就是這樣想的：如果你沒有自主，你就沒有自由。而如果你沒有自由，你就無法被評估。

從那一刻起，這項計畫不再是一份差事。它是一項使命。

現在，我們真正上路

阿拉斯加屬於美國，只是因為地理。它是另一個世界。

那是女人消失得無影無蹤的地方。是報案永遠到不了目的地的地方。是城市只不過是野蠻大陸中央幾座文明孤島的地方。

朱諾是我的第一場考驗：一座沒有任何道路與國家其他地方相連的首府。一塊感覺不像美國的美國。

在這裡，我開始明白一件事：這趟旅程不會是地理上的。它會是人性上的。

第1組 (第一卷)

阿拉巴馬——阿拉斯加——亞利桑那——阿肯色——加州——科羅拉多——康乃狄克——德拉瓦——佛羅里達——喬治亞

第2組 (第二卷)

夏威夷——愛達荷——伊利諾——印第安納——愛荷華——堪薩斯——肯塔基——路易斯安那——緬因——馬里蘭

第3組 (第三卷)

麻薩諸塞——密西根——明尼蘇達——密西西比——密蘇里——蒙大拿——內布拉斯加——內華達——新罕布夏——紐澤西——新墨西哥

第4組 (第四卷)

紐約——華盛頓

第5組 (第五卷)

北卡羅來納——北達科他——俄亥俄——奧克拉荷馬——奧勒岡——賓夕法尼亞——羅德島——南卡羅來納

第6組 (第六卷)

南達科他——田納西——德州——猶他——佛蒙特——維吉尼亞——西維吉尼亞——威斯康辛——懷俄明

南達科他州

南達科他州是一片風、冰和距離的土地。它是那種由大自然主宰、社會跟在後面、而且常常落後的地方。它是一個由土地、畜牧、美洲原住民保留區、小鎮、封閉社群、拖得太長的冬天，以及很快就結束的機會所組成的州。

在這裡，女人活在這些之間：

——巨大的孤立——遙遠的服務——極端的氣候——沉重的家庭角色——少得可憐的工作——被壓垮的原住民社群——隱藏的鄉村貧窮

南達科他州並不邪惡。它冷酷地具體。而在具體之中，女人被視為理所當然。

拉科塔原住民保留區的女人——38

歲

松嶺是一道敞開的傷口。極度貧窮、失業、脆弱的學校、成癮，還有從未癒合的歷史創傷。

Alana，38歲，四個孩子的母親，屬於奧格拉拉拉科塔族。她在一所小學校工作。她的每一天都在家庭、工作、社群和不斷的緊急狀況之間走鋼索。

許多服務根本不存在。許多援助到不了。許多人帶著古老的痛苦和不穩定的現在過日子。

她的缺席是歷史的，也是政治的：

國家建立保留區，是為了圈住一群人，而不是為了支撐他們。

而拉科塔女人扛著一個本不該由她扛的重擔。

東部的農業女人——52歲

在這個州的東部，有巨大的農場。難以預測的天氣、牲畜、機器，還有永遠對不太起來的帳。

Julie在其中一座農場生活和工作。她不是在「幫」她丈夫：她做了一半的工作，甚至更多。

——照顧牲畜——開拖拉機——管帳——為大家煮飯——處理氣候緊急狀況——熬過冰凍的冬天——做一千件從不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上的事

她的缺席是文化的：

她的工作不可或缺，卻被定義為「家務」。家務個屁：那是農活，艱苦而且沒完沒了。

小鎮女人——44歲

在中西部的中型城市，生活看起來很平靜，但那是一種消耗人的平靜。

Karen住在拉皮德城。她在一家大型超市當收銀員。最低工資、「因業務需要」而彈性的工時、不斷上漲的開銷、少得可憐的選擇。

她的生活由這些組成：

——重複的工作——長途的通勤——沒有任何文化活動——很少的友誼，因為這裡的人過著孤立的生活——一種一直被困住的感覺

她的缺席是地理的，也是情感的：

要做的事從來不缺，缺的是其他的一切。

來這裡重新開始的女人——31歲

許多女人來到南達科他州，想找一個負擔得起的地方重新開始。低廉的房租、安靜的街道、一種平靜的幻覺。

Emma就是其中之一。她來自西岸，那裡的生活太貴了。她以為她會在這裡重新開始。

然後她發現了真相：——沒有社群——沒有支持——少得可憐的工作——巨大的孤獨——令人筋疲力盡的冬天——離一切都遠遠。

她的缺席是關係上的：

它找到了空間，卻沒有找到生活。

尾聲——南達科他州

南達科他州是一片抵抗的土地。而女人是最先抵抗、最後才被看見的人。

在原住民保留區，在農場，在小鎮，她的生活是一場沒有安全網的走鋼索：一步踩錯，就可能讓她失去一切。

這是一個把巨大角色交給女人，然後讓她們獨自去面對的州。

反思——南達科他州

這裡女人的缺席，不是來自直接的社會衝突。它來自三個因素的總和：

——遼闊而孤立的土地——沉重而未解的歷史——僵硬而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角色

女人看不見，是因為她們的掙扎被視為「正常」。而這正是問題所在。

這一章釐清了一點：南達科他州不是一個女人不工作的地方。它是一個女人工作得比任何人都辛苦、卻最少被認可的地方。

田納西州

田納西州是一個由音樂、塵土、山脈、聖經帶、田野、掙扎著要現代化的城市，以及一個永遠不想改變的內陸所組成的州。在這個地方，女人被夾在兩股相反的力量之間生活：現代化的推力（納許維爾、曼菲斯）和傳統的高牆（其他所有地方）。

城市在成長。郊區停滯不前。宗教進入政治，政治進入私人生活。而女人發現自己被困在古老的規矩、低薪、稀少的服務，以及要求太多卻什麼都不回報的社群之間。

這是一個適合拜訪、卻很難生活的美麗國家。

納許維爾的女人——29歲

納許維爾是鄉村音樂之都，但也是幻覺之都。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來這裡想要「闖出名堂」，最後卻落入低薪工作、艱苦的夜生活和沒完沒了的輪班。

Jessica在一家酒吧當服務生，那裡每晚都有新進藝人表演。她的班一直上到午夜以後，吸著菸霧，對話太多的客人微笑，然後筋疲力盡地回家。

城市談的是音樂。她談的是房租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的，也是文化的：

它是供養這個夢想的體系的一部分，卻沒有通往這個夢想的門路。

曼菲斯的非裔美國女人——43

歲

曼菲斯是一座擁有巨大靈魂的城市：藍調、靈魂樂、黑人的歷史。但它也是美國最貧窮、最不平等的城市之一。

Aisha在一個困難街區的小學工作。許多家庭活在邊緣，許多孩子帶著光靠教育治不好的傷來上學。

她扛著一切：——班級的問題——缺席的家庭——缺乏的經費——複雜的街區——全部的責任。

她的缺席是社會的，也是種族的：

它在社群的中心，但國家只把它當成學校機器的一個零件。

鄉村女人——50歲

在納許維爾和曼菲斯之外，是一個更粗糙的田納西：貧窮的村子、零散的房子、開了又關的店、體力勞動，還有作為唯一存在之機構的教會。

Brenda住在阿帕拉契山脈南部的一個小鎮。她在那裡長大，有兩個成年的孩子，還有一個斷斷續續工作的丈夫。

她照顧一切：——房子——年邁的父母——跑腿——維修——在一家店裡偶爾輪班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的：

它活在機會的地圖之外。她沒有別的選擇。她沒有餘地。

被困在私營醫療裡的女人——37

歲

對沒有保險的人來說，田納西州擁有最糟的醫療體系之一。高得嚇人的費用、很少的支援，還有許多私立醫院。

Michelle在一家診所當助理。她每天都看到付不起錢的病人、一再拖延治療的人，還有來得太晚的母親。

但她自己也夾在中間：她只有最低限度的保險、不夠用的薪水、個人的醫療債務。

她的缺席是醫療的：

她在照護領域工作，卻負擔不起治療。

尾聲——田納西州

田納西州是一個表面在變、內裡卻依然僵硬的州。

大城市強加新的節奏，鄉村地區強加舊的傳統。在中間，女人把一切撐在一起：

——脆弱的家庭——不穩定的經濟——薄弱的教育——高不可攀的醫療——愛評判的宗教——不夠用的薪水

它無所不在，卻沒有人認可。

反思——田納西州

這裡女性的缺席，來自雙重的重量：歷史的重量和宗教的重量。

女人活在古老的義務和現代的問題之間，沒有保護，也沒有漏洞可鑽。

這是一個把女性的韌性視為理所當然的國家，彷彿那是天生的、不可避免的、顯而易見的。它不是。

這一章把許多人避而不談的事說清楚了：一個女人的堅強，不是不給她應得之物的藉口。

德州

德州在各方面都很大：土地、金錢、宗教、驕傲、矛盾。它是最富有的州之一，同時也是最不平等的州之一。一座經濟強權，配上一套向後看的政治心態。一個女人必須在這些之中求生的地方：

——沉重的法律——僵硬的家庭角色——無法駕馭的城市——無邊無際的郊區——隱藏的鄉村貧窮——不可或缺卻被忽視的移民社群——不斷上漲的開銷——欠缺的保護

如果你從外面看，德州會讓你驚訝。如果你從裡面過日子，它不會讓你驚訝。

休士頓的拉丁裔女人——33歲

休士頓是美國最多元的城市之一。但對底層的人來說，它也是最艱難的城市之一。Maribel來自薩爾瓦多。她在一家老人照護中心工作。輪班讓人筋疲力盡，支援很少，交通每天都吃掉你人生好幾個小時。

休士頓很大：巨大的距離、靠不住的公車、極端的天氣。在這裡移動本身就是一份工作。

Maribel寄錢給家人，養大她的孩子，忍受一切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的，也是城市的：

城市利用它，卻不保護它。

油田的白人女人——41歲

石油城市只是看起來富有。背後是毀人的輪班、意外、毒品和脆弱的家庭。

Amy住在敖德薩。她丈夫在鑽油平台工作，一消失就是好幾個星期，回來時不是垮了就是躁了。

她什麼都做：——孩子——房子——帳單——緊急狀況——大家族——混亂——不斷的緊繃。

石油的財富從來沒有到過她手上。

她的缺席是工業的：

德州歌頌石油，卻不歌頌那些承擔它人命代價的人。

沒有健康保障的女人——35

歲

德州對女性的醫療照護有極其嚴格的法律。就醫困難，費用高，服務少。對許多女人來說，唯一的選擇就是將就。

Chelsea，35歲，住在拉伯克。她有一份職員的工作，但她的保險少得可憐，每一次認真的看診都變成一筆債。

她有慢性疼痛，她不去理會。她有拖了好幾年的檢查。她怕帳單多過怕病。

她的缺席既是衛生的，也是政治的：

國家控制它的身體，卻不醫治它。

無證移民女人——28

歲

Carolina住在聖安東尼奧。她靠打掃辦公室和住家為生。現金。永遠是現金。

恐懼從不間斷：怕警察，怕移民局，怕剝削人的雇主，怕愛評判的鄰居。

她有技能、有力氣、有頭腦，但她沒有權利。對國家來說，她不存在。對城市來說，她不可或缺。

她的缺席是法律上的：

在德州，移民女人撐起整個整個的行業，卻沒有人承認她。

尾聲——德州

德州又大又矛盾：富有又貧窮，現代又落後，強大又冷酷。

女人撐著這個州脆弱的那一部分：——無法駕馭的城市——無限延伸的郊區——鑽油平台——貧窮的學校——擁擠的房子——低薪——限制重重的法律。

它無所不在，卻被當成可以犧牲的。

反思——德州

這裡女人的缺席，來自三股巨大力量的結合：經濟、文化、政治。

德州是一個女人必須靠自己的意志變強的地方。是一個把自由許諾給男人、把抵抗要求給女人的地方。

這是一個要女人當支柱、卻把她們當可替換資源對待的州。

德州不抹去女人：它吞掉她們。

猶他州

猶他州是一個悖論。人們把它看成一個完美的州：大家庭、安靜的城市、壯觀的山脈、處處井然有序。在這個門面背後，是巨大的社會壓力，尤其是壓在女人身上。摩門教會的主導地位製造出僵硬的角色、精確的期待，以及一個女性必須符合的模型：

——母親——妻子——教育者——永遠微笑——永遠有空——永遠不起衝突

就連不屬於這個宗教的人，也依然活在那片陰影底下。

猶他州是安全的，沒錯。但沒有看起來那麼自由。

承受壓力的摩門教女人——31歲

Emily在一個傳統的摩門教社群裡長大。22歲結婚，三十歲之前就生了三個孩子。她的生活被精確的規則支配：服事、家庭、忠誠、秩序、平靜。

從外面看，她無可挑剔。從裡面看，她筋疲力盡。

她不能抱怨，她不能求助，她不能說她累了。因為「妳不應該累」。

她的缺席是精神的，也是文化的：

體系沒有為它的內心預留位置，只預留了角色。

不信教、逆著

潮流而活的女人——39歲 Sandra不是摩門教徒。她做行銷。她有一個女兒，離了婚，照自己的規則過日子。在猶他州，這就足以被當成「不一樣」。人際關係很困難。傳統家庭不接納她，許多友誼流於表面，職場上充滿評判。

她的缺席是社會的：

在框框之外，就意味著在圈子之外。

拉丁裔移民女人——34歲

猶他州有一個龐大、常常看不見的拉丁裔人口。Ana在一家食品包裝廠工作。十二小時的輪班、寒冷的環境、凍僵的手、低薪。

當地社群很有禮貌，沒錯，但很疏遠。融入少之又少。服務很少。住房費用年年上漲。

Ana為了工作而活，寄錢給家人。僅此而已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的，也是文化的：

它是這個州機器的一部分，但這個州不承認它。

山村的女人——50歲

在猶他州的山區，生活看起來很美，過起來卻極其艱難。

Karen住在一個兩千人的小鎮。她在一所學校工作，做什麼都要開好幾英里的路：看醫生、去超市、去藥局。

社群是封閉的。孤獨從不間斷。冬天漫長、寒冷、寂靜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的：

空間巨大，但它的生活是一個沒有出口的小房間。

尾聲——猶他州

猶他州是一個建立了無可挑剔形象的州：家庭、秩序、穩定。

全都是真的。但在形象背後，是撐起僵硬體系的女人，沒有脆弱的權利，沒有選擇，沒有餘地。

猶他州保護的是形式，不是人。

反思——猶他州

猶他州女人的缺席不是來自衝突。它來自溫和的控制，那種帶著微笑告訴你你該成為什麼樣子的控制。

在這裡，女人必須完美。不是自由。是完美。

這一章把它攤開來說：一個地方可以安全、乾淨、整齊，卻依然讓你喘不過氣。

猶他州不懲罰女人。它引導她們。而引導，當你無法選擇時，只是另一種抹去的方式。

佛蒙特州

佛蒙特州有森林、木屋、無盡的雪、寂靜的山丘，還有人人彼此認識的小鎮。它是一個進步、和平、安全的州。但它也是孤立的、昂

貴的、難以到達的，在它緩慢的步調裡顯得僵硬。

女人撐著三種不同的處境。——地理的孤立——高不可攀的生活費——缺乏真正的服務

這是一個把自己包裝成「寧靜」的州，但寧靜往往只是沒有其他選擇的結果。

在這裡，女人消失，不是因為有人抹去她。她消失，是因為沒有人到得了她身邊。

獨自住在山上的女人——47

歲

Claire住在蒙彼利爾附近一座山丘上的房子裡。那不是浪漫的孤獨。那是真正的孤獨。

冬天：雪、黑暗、結冰的道路。夏天：距離、附近沒有人、沒有立即的援助。

她什麼都自己來：——木柴——車子——計畫好的採買——維修——緊急狀況。

它感覺像自由。它其實是每天的求生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的：

世界太遠了。

在地方合作社工作的女人——35

歲 佛蒙特州熱愛「永續」這個概念。合作社、短供應鏈、在地產品。

在那個形象背後，是報酬過低的勞動。

Emily在一個農業合作社工作。那是辛苦、寒冷、薪水微薄的工作。生活費高得離譜：房租、食物、汽油。

大家的說法是「佛蒙特州是個典範」。對她來說，佛蒙特州是一個隨便哪個月都可能崩場的脆弱平衡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的：

浪漫的想像抹去了她真實的努力。

在零支持下撐起一個家的

女人——39歲 Sarah住在柏林頓。兩個孩子，一份在小公司的工作，還有一個時有時無的前夫。

佛蒙特州是進步的，沒錯，但服務緩慢、稀少、遙遠。學校在掙扎，醫療昂貴，經濟援助少得可憐。

每一天都是一場無聲的戰爭：一個人安排好一切，在一大片土地上移動，在沒有安全網的情況下面對緊急狀況。

她的缺席是制度的：

國家把支持掛在嘴邊，給的卻很少。

逃離城市、騙自己

正在重新開始的女人——31歲 許多人來佛蒙特州尋找平靜。安靜的家、大自然，還有更慢的生活步調。

Olivia來自波士頓。她以為她會找到平衡。她找到的是飆漲的物價、孤立和很少的工作機會。風景令人驚嘆。但如果你需要社群、活力、機會，這裡什麼都沒有。

她的缺席是融入上的：

佛蒙特州歡迎人，卻不敞開。

尾聲——佛蒙特州

佛蒙特州是寂靜、乾淨的空氣、沉思。但它也是距離、高不可攀的費用、情感的孤立。

女人活在一個只對已經擁有很多的人才行得通的州的裂縫裡：

——金錢——穩定——人脈——健康

對沒有這一切的人來說，這裡的生活變成一條孤單而陡峭的路。

反思——佛蒙特州

佛蒙特州女人的缺席，不像在那些更嚴酷的州那麼明顯。它更微妙。更優雅。更隱蔽。

它來自三個因素：

——簡單的神話，抹去了辛勞——平靜的代價，不是每個人都負擔得起——情感的距離，孤立了有需要的人

這一章毫不過瀟地說出來：大自然不是足夠的保護。而寂靜不一定是平靜。有時候它只是沒有人在聽。

維吉尼亞州

維吉尼亞州是一個存在於兩個層次上的州：——體制的層次（華盛頓特區近在咫尺）——鄉村的層次（阿帕拉契山區和貧困地區）

它是美國歷史的搖籃，但它也是現代不平等最明顯的地方之一：無所不在的軍方、官僚體系、集中在北部的財富、西南部的貧窮、充滿活力的大學城，以及停滯的郊區。

這裡的女人面對三條戰線：

——體制的重量——傳統的重量——地區差異的重量

它在這個州的每一個角落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，卻被吸進每個地區要求它扮演的角色裡。

北部的富裕女人——34歲

北維吉尼亞是華盛頓上班族的家：官員、分析師、聯邦雇員和承包商。

Elena在一家與政府掛鉤的公司工作。好薪水、職涯前景、不可能的生活。

生活費極高：失控的房租、吃掉好幾個小時的交通，還有榨乾人的工作時程。

這裡的女人不窮。她是筋疲力盡。

她的缺席是職業的：

每個人都找她來讓各種結構運轉下去，卻沒有人保護她免於徹底的燃燒殆盡。

里奇蒙的非裔美國女人——39

歲

里奇蒙是一座至今仍一隻腳踩在歷史裡的城市：種族隔離、劃分街區的隱形界線、掙扎的學校、巨大的差距。

Amina在一家醫院當護理師。艱苦的輪班、難搞的病人、充滿挑戰的街區。每一天都在趕。

里奇蒙是一座正在重生的城市，但重生總是先發生在白人的區域。

她的缺席是種族的，也是社會的：

它是體系的支柱，卻始終排在優先順序的最後面。

阿帕拉契鄉村的女人——50歲

出了城市，維吉尼亞州就完全變了樣。空蕩的街道、山脈、零散的房子、根深柢固的貧窮。

Linda住在懷斯郡附近。她在一家店裡工作，照顧生病的母親，打理家務。附近沒有醫療，沒有大眾運輸，也沒有經濟。

她的生活完全壓在她的肩膀上。社群很小，但沒有強到足以撐住每一個人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的，也是結構的：

它活在國家到不了的地方。

夏洛茨維爾的女人——28歲

夏洛茨維爾是一座大學城，年輕、知性、進步。紙面上很完美。

實際上，不是。

Maya在校園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工作。高房租、低薪水、混亂的學生生活、零穩定。

這裡的文化很豐富，但生活不是。

她的缺席是經濟的，也是文化的：

它是這座城市的一部分，卻不是它的富足的一部分。

尾聲——維吉尼亞州

維吉尼亞州是一塊由彼此不相連的身分拼成的拼布。上面是極端的財富，下面是極端的貧窮。一邊是現代的城市，另一邊是被遺忘的阿帕拉契。

女人活在這幅馬賽克的每一塊上，但沒有人真的把她們當成主角。

需要時它是流動的，國家方便時它是靜止的，而它永遠是有用的。

反思——維吉尼亞州

這裡女人的缺席，來自內部的分裂：分裂的土地、沉重的歷史、失衡的經濟。

女人是把這一切黏在一起的膠水，但這個州把她們當成風景的一部分，而不是社會的推動者。

這一章把話說清楚：維吉尼亞州在成長，但不是為了每一個人而成長。而被拋在後面的，大多是那些支撐、照顧、保護別人的女人，卻沒有人保護她們。

華盛頓州

華盛頓州不是一個州：它是一台偽裝成完美風景的引擎。從外面看它的人，看到的是綠意、森林、水，還有天際線很上鏡的西雅圖。從裡面過日子的人知道，在這裡，權力不是宣告出來的：它是被行使的。

它是美國少數幾個權力不來自政治，而來自科技、協調、資本、科學研究和基礎建設的地方之一。Amazon、Microsoft、Boeing、太平洋的港口、大學、生物科技、人工智慧、全球貿易。西岸在這裡不做夢：它在這裡執行。

華盛頓州是一個這樣的州：

——一個演算法決定的事比一個市長還多——一間實驗室動用的錢比一整個郡還多——一座港口可以讓一個國家停擺——一家新創可以改變未來——一個研究員可以影響全球市場——一個經理可以改變十個國家工人的步調

這就是權力。那種不上電視的權力。那種不發出聲響的權力。那種在沉默中建造、也在沉默中摧毀的權力。

在這個場景裡，女人不只是臨時演員。她們是核心的齒輪、大腦、策略、營運、純粹的指揮。而她們付出很高的代價：孤獨、燃燒殆盡、不間斷的壓力、把你整個吸進去的職涯、在世界為成果鼓掌時崩塌的私人生活。華盛頓州不原諒脆弱的人。它不等放慢腳步的人。它不保護跌倒的人。

在頂端的人比誰都清楚這一點。任何近距離見過權力的人——你的那句話在這裡自然登場——都會立刻認出表象和影響力之間的差別。

因為真正的權力不是舞台表演。它是責任、風險、沉著，而且沒有犯錯的空間。

這就是華盛頓州：一座高壓的女性權力實驗室，在這裡，真正發號施令的女人沒有時間談論它。她們必須管理它。

而這一章就是她們的肖像。二十二門藝術，展示站在一個不給喘息的州的頂端，意味著什麼。

權威註記

「在比爾與希拉蕊·柯林頓的年代，我出入白宮的那些年——我是他們見到的第一個卡拉布里亞人——他們總是叫我『Mr. Frega』。其他人因為我在Gillette的過去，叫我『Blade-man』。兩個名字，同樣的分量：精準、可靠，而且不怕權力。一旦你見過某些房間，你就會立刻明白誰是真正掌權的人，誰只是在演戲。」

Elena——AI研究總監（雷德蒙德，43

歲）

權力：極高代價：她的私人生活 Elena協調兩百名研究員。演算法、倫理、經費、來自華盛頓特區的壓力。她不發明產品：她為未來的商業人工智慧打地基。

她的手看不見，卻無所不在。只要一條政策路線改變，整個市場就跟著改變。

她一天工作14個小時，睡得很少，從不犯錯。

權力，真正的權力，不會給你自由。它給你的是任何正常人都承受不了的責任。

Sara——Amazon全球物流副總裁 (西雅圖，46

歲)

權力：全球規模的營運控制 代價：沒有任何人性的平衡

成千上萬的人仰賴它。港口、飛機、機器人轉運中心、配送演算法。當它決定某件事，十四個國家的送貨時間就跟著改變。

他們叫她「推動世界的女人」。她不常笑。她沒有時間。

這裡的權力很冷酷：你不會犯第二次錯。有時候連一次都不行。

Claudia——生技公司CEO (貝爾維尤，39歲)

權力：基因學、投資人、創新研究 代價：手術刀般的孤獨 Claudia 領導一家估值10億美元的生技公司。實驗性療法可能改變罕見疾病的治療方式。

她失去了感情、友誼、人生的一部分。她只得到一樣東西：一個所有人都害怕、也都尊敬的願景。

權力不是錢。權力是全世界都在等你做選擇的時候。

Tanya——西雅圖港務局長 (50歲)

權力：全球基礎建設 代價：持續的壓力

港口從不睡覺。她也不睡。

貨櫃、安全、與中國、韓國和美國公司的關係。這裡的權力一點都不光鮮：它是管理混亂。

如果她犯了錯，一整條肋骨就會停擺。

這就是形象與實質之間的差別。

Melinda French Gates——從清潔女工到

全球權力

權力：對健康、教育和平等的全球影響力。代價：成為一個象徵，卻不停止做一個人。

事實是這樣的，NANDO：Melinda不是生在權力之中。她做過一些小工作，甚至做過清潔，來付她在杜克大學的學費。她有一個普通的家庭，零財富，零權力人脈。一切是這樣湊起來的：——一個困難的學位——在Microsoft還是一家小公司時的第一份工作——靠實力在內部往上爬——一個如今調動數十億資金的慈善願景。

如今她坐在做決定的桌邊：——全球疫苗接種——女性健康政策——受教育的權利——策略性投資——聯合國的計畫。

真正的權力。不是你在閃光燈下看到的那種。是改變人生的那種。

而這正是她的故事如此重要的原因：因為它從底層開始，一路升到全世界很少女人能到達的地方。

Naomi——大型科技公司資安長（西雅圖，45

歲）

權力：全球資安、網路情報 代價：職業性的偏執

Naomi從來沒有真正睡過覺。她掌管一家西岸科技巨頭的數位安全。她決定規範，預判攻擊，阻擋入侵，處理危機。

她有一支六百人的團隊。任何一分鐘都可能出事。

真正的權力 = 讓你心碎的责任。因為當她犯錯時，銀行、醫院和政府會慢慢停擺。

沒有人看見她。但每個人都在使用她所保護的那個世界。

Jennifer——Microsoft雲端財務長（雷德蒙德，51

歲）

權力：全球數字、策略、投資 代價：沒有任何心理上的喘息

她管理數十億資金，就像那些只是筆記本裡的幾行字。她是那種能撼動股票、市場和合作關係的人。

她有一種兇猛的能力：她比別人先看見風險。

他們叫她「手很穩的女人」。沒有她，整個雲端產業不會像今天這麼強。

代價呢？一個從不停下來的大腦。還有一個好幾年來都在乞求休息的身體。

***Mei Ling*——Google Deep-mind主管 (西雅圖**

中心，38歲)

權力：先進AI研究 代價：菁英圈內的孤立

Mei Ling是個天才，但她為此付出代價。她是神童，MIT畢業，然後投入先進AI。現在她領導業界最令人畏懼、也最受尊敬的團隊之一。

她把世界看成一個先進的演算法：速度、精準、遠見。

但她的社交生活是一片沙漠。她的孤獨與她的才華成正比。權力能建造，但也會隔離。Isabelle——蓋茲基金會營運總監 (西雅圖，47歲) 權力：全球影響力 代價：冰封的情感 Isabelle話不多。她組織。她計算。她把資金分配給醫院、疫苗、學校和女性計畫。她不是一張熟悉的臉。她是數十億美元背後的後勤大腦。與政府、非政府組織、科學家、部長們合作。當你在這個層級，你沒有朋友，你只有檔案。她的人性為了自保而藏了起來。Carla——PNW海岸防衛隊指揮官 (塔科馬，44

歲)

權力：海洋、救援、聯邦行動 代價：磨損的身體 Carla指揮的團隊面對風暴、船隻、非法走私、緊急狀況。她是一個鋼鐵般的女人，連那些誰都不尊敬的男人都尊敬她。她救過人命，處理過環境災

難，在大浪中帶領過夜間行動。這裡的權力是肉體的。骯髒的。真實的。

代價呢？她的身體布滿看不見的傷疤。

Andrea——Boeing

Aeronautica首席工程長（埃弗里特，49歲）

權力：世界航空 代價：把數百萬人的安全扛在你的肩上

Andrea設計航空解決方案。當她在一個零件上簽字，那個零件就飛越整個地球。她是極少數領導那種等級工程團隊的女人之一。

她有一種不必大吼的權威。她有一種評估而不猶豫的眼神。她有那種連一顆螺絲都不能弄錯的人才有的神經。

代價呢？那種只有負責的人才知道的、持續而無聲的恐懼。

Sofia——UW

Medical急診部主任（西雅圖，52歲）

權力：真正的醫療，拯救或毀掉人命的決定 代價：被耗盡的靈魂

Sofia是在混亂爆發時讓一家醫院繼續運轉的人。她不做醫美。她在血、用藥過量、意外、精神危機和極度貧窮出現的地方工作。

這裡的權力很冷酷：現在就決定，不是明天。而她決定。每一天。二十年來都是如此。

代價呢？再也沒有什麼能讓她驚訝。而這一點，對一個人來說，代價很高。

Haruni——塔科馬港安全&

貿易總監（45歲）

權力：國際貿易與安全 代價：活在持續的地緣政治壓力之下

Haruni是那個要跟這些對象說話的女人：——FBI——海軍——日本公司——韓國公司——內部協調——聯邦機構。

它管理合法的運輸、檢查、船隻安全和國際稽核。它控制著撐起西岸的那條鏈的一部分。

代價呢？沒有一個安穩的夜晚。每一艘進港的船都是她個人的責任。

Zhen——數十億美元級金融科技

平台技術長（貝爾維尤，36歲）

權力：真正的錢、交易、不能倒下的系統 代價：比錢更沉重的倫理

Zhen沒有時間理會社群媒體上「科技業女性」的那套說法。她就是科技。

她管理零風險的金融系統。她每分鐘調動數百萬資金。她擁有一種連高階主管層都壓得住的技術權力。他們叫它「無聲的一擊」：她一開口，決定就改變。

代價呢？一種必須每天保護、不讓別人的妥協侵蝕的倫理。

Miriam——華盛頓州

巡警隊數位犯罪小組組長（40歲）

權力：看不見的調查 代價：每天看見人性的黑暗

Miriam指揮一個沒有人知道、卻人人害怕的單位。網路犯罪、戀童癖、國際詐騙、數位暴力、被盜用的身分。她是那個駭進系統、找到、追回、拆解的人。

真正的行動權力。它不光鮮。它是必要的。

代價呢？她的腦子在打一場場沒有人該看見的仗。

***Laila*——全球雲端& AI策略**

總監（西雅圖，48歲）

權力：定義未來的科技規則 代價：活在一場不間斷的心理戰爭裡

Laila不是經理。她是數位生態系的建築師。她和政府、跨國企業、各種機構對話。她撰寫將會成為全球標準的政策。她有一間俯瞰湖面的辦公室，但她的腦子住在另一個星球上。真正的權力就是這樣：在世界弄懂它要往哪裡去之前，就決定好那條路。

代價呢？沒有暫停。沒有「之後」。沒有正常。

***Rachel*——太空製造**

營運經理（肯特，44歲） 權力：私人太空產業 代價：失去與地球上生活的聯繫

Rachel領導一家為軌道載具生產零件的公司的營運：衛星、模組、感測器。

當某樣東西不能運作，他們凌晨三點打電話給她。當一切運作正常，沒有人提起她。

太空裡的權力很殘酷：一個錯誤，一秒鐘就燒掉4億美元。

她知道。而她每天都活在那道邊緣上。

***Noor*——州能源政策**

部門主任（奧林匹亞，51歲） 權力：決定一整個州的能源命運。代價：被所有利益團體憎恨。

Noor是一個簽下會改變氣候、交通、帳單價格、工業生活之文件的女人。

環保人士覺得她太慢。產業界覺得她太嚴。政客怕她，因為她比他們更懂那些議題。高層的官僚權力對媒體來說是看不見的，但一切都是在那裡決定的。

Noor發號施令，卻看起來不像在發號施令。代價呢？成為完美的靶子。

Helena——州政府數位營運

主管（奧林匹亞，46歲）

權力：基礎建設、資料、公共服務 代價：必須用一支太小的團隊保護一整個州

Helena協調關鍵系統：數位身分、基礎建設、衛生服務、學校網路、緊急狀況。

她知道，對她的系統發動一次攻擊，就意味著數百萬人的混亂。她的手機從不關機。從來不。

她是一個在「權力的灰色地帶」工作的女人：既不屬於政治，也不屬於私人。那個沒有人看見、卻一切都仰賴它的地帶。

代價呢？一種持續的不確定感。

Dana——資深創投家，管理30億

美元資產（西雅圖，42歲）

權力：決定新創世界裡誰生誰死 代價：變成一台感覺很少、評估太多的機器

Dana投資科技公司。她只要說一聲「NO」，就能毀掉一個計畫。她只要說一聲「YES」，就能創造五十個工作機會。她有那種看見才華、並且不帶情緒地評估它的人才有的、手術刀般的冷靜。她是創業浪漫主義的反面。

資本的權力很簡單：誰有錢，誰就掌控別人的未來。

她做這件事時手都不抖。代價呢？情感留在辦公室外面。永遠如此。

尾聲——華盛頓州

華盛頓州是一個不只是在運作的州：它在指揮。它不是用口號或研討會來指揮，而是用那些推動科技、協調、研究和基礎建設的手。而在這個體系裡，女人不要求一個位置：她們拿下它。

她們就是經營演算法、醫院、港口、能源、太空、安全、資本的人。她們沒有時間談論自己，也沒有任何興趣討人喜歡。

她們的權力不喧嘩。它是結構性的。它藏在程式碼、合約、標準和規範裡。它是那種不被拍照就做出決定的權力。

華盛頓州不是處在一種柔軟的狀態。它是一台複雜的機器，會吞噬應付不來的人。而在那個高度上撐住的女人不是象徵。她們是支柱。

這一章展示了這一點：真正的權力存在，而在這裡，它有一張女性的臉。

反思——華盛頓州

華盛頓州女性的權力，不是來自善意，而是來自能力。它不是來自「給女人發聲的機會」，而是來自這裡有許多女人擁有足以撼動整個產業的頭腦。

華盛頓州是一個算數的是你能做什麼、而不是你說你是什麼的州。而主宰這個環境的女人付出極高的代價：孤獨、過度表現、被縮減成括號的私人生活、建立在成果而不是情感上的身分。

權力，真正的權力，不是獎賞。它是重擔。而真正扛著它的人不抱怨。他們撐住它。而他們每天都在為表象與重要性之間的差別付出代價。

在這個州，沒有「差不多」的空間。要嘛你保持在水準之上，要嘛他們把你吞掉。

華盛頓州的女人在水準之上。而且常常超越它。

作者的信

早在我意識到有一天會把它寫下來之前，我就近距離經歷過權力。在白宮，當比爾與希拉蕊·柯林頓是世界的中心時，他們叫我「Mr. Frega」。他們見到的第一個卡拉布里亞人。其他人因為我在Gillette的過去，叫我「Blade-man」：一個切割者，一個收尾的人，一個從不偏離一條線的人。

從那時起，權力就不再讓我驚豔。我認得它。我衡量它。我知道它什麼時候是真的，什麼時候只是劇場。在華盛頓州，劇場毫無用處。在這裡，權力像港口的鋼鐵一樣具體，像伺服器一樣快速，像一個校準不良的演算法一樣脆弱，像一個無法撤回的決定一樣昂貴。

而那些把它扛在肩上的女人，記得一件簡單的事：權力不是特權。它是責任。而真正擁有它的人不說出來：他們展現出來。

西維吉尼亞州

西維吉尼亞州是美國傷得最深的地方之一。它是山脈、礦坑、類鴉片藥物、失業、孤立的教會、脆弱的學校、破碎的家庭。它是失去了一切的州之一：它的產業、它的年輕人、它的健康、它的信任。

在這裡，女人不是在生活：她在撐住瓦礫。

關閉礦坑的女人——53歲

整座整座的小鎮靠煤炭過活。然後他們把一切都關了。人留了下來，工作卻沒有。

Linda曾是礦工的妻子。現在她靠兩份小工作過日子，有一個得了肺病的丈夫，還有一個已經過世的兒子。

她的缺席是工業的：國家拋棄了整個產業，留下女人去收拾剩下的東西。

類鴉片危機中的女人——37歲

西維吉尼亞州是美國類鴉片浩劫的震央。Emily失去了她的姊姊，她的哥哥在戒癮中，她的丈夫在成癮與清醒之間拉扯。

她在一家社區中心工作，每天看見這個國家其他地方所忽視的東西。

她的缺席既是醫療的，也是政治的：她是一個摧毀了一整個世代的體系的受害者。

阿帕拉契深山的女人——44歲

把人隔絕的山脈，沒有路燈的街道，不可能的距離。

Karen住在一個七百人的村子裡。學校很窮，醫療很遠，經濟停滯不前。

她的生活就像風景一樣靜止。而且沒有人看見她。

她的缺席是地理的。

在沒有人想去的地方教書的女人——29

歲

年輕老師在這裡極其罕見。Megan留了下來，因為沒有別人想留。

她的班上有受創的孩子、脆弱的家庭和零資源。那是純粹的勇氣，但體系不獎勵她。

她的缺席是制度的：國家向她要求一切，卻什麼都不回報。

尾聲——西維吉尼亞州

西維吉尼亞州是一個殘酷的提醒：當一個經濟倒下，一整個社會就跟著倒下。

女人仍是唯一的支柱。但一根支柱不足以撐起一座山。

反思——西維吉尼亞州

這裡女人的缺席，來自被拋棄。沒有任何其他地方像這樣被放著任其腐爛。而女人付出最高的代價：照顧、求生、沉默，還有像籠子一樣束縛人的傳統。

在這裡，抵抗不是美德。它是必需。

威斯康辛州

威斯康辛州是一個地理上也是情感上的悖論：一個農業與工業的州，僵硬又溫和，遼闊又令人窒息。啤酒、牛奶、工廠、森林、結冰的湖泊。富裕的大學、空蕩的鄉間、喘不過氣的城市。在這裡，女人不會消失，她們被正常化了，彷彿求生的重擔早就寫在出生的合約裡。

酪農場的女人——45歲

威斯康辛州就是牛奶。但每一加侖背後，都是彎下去的背、尖叫的膝蓋、幾十年沒有過一個星期天的人生。

Sarah凌晨4點起床。不是出於美德：是出於必要。要擠奶的牛、不原諒錯誤的機器、沒完沒了的官僚手續、把道路和樂觀一起抹掉的雪。當農業不再是一份工作、變成一場致命的樂透時，許多男人垮了。而女人呢？她們掌了舵，卻從來沒有被任命為船長。

Sarah的缺席是農業的、系統性的，而且殘酷。

她什麼都做。她讓家族事業不至於沉沒。然而在社會上她並不存在，她是一個會產生收入的幽靈。

密爾瓦基的女人——34歲

密爾瓦基是一道敞開的傷口：一座嚴酷、不平等、層層分化的城市。飆升的貧窮率、被放棄的學校，還有令人無法接受的暴力。

Jasmine在一所缺老師、缺經費、缺未來的學校工作。她有兩個孩子，還有一個只在不需要他時才出現的伴侶。每天早上，她穿過那些沒有人談夢想的街區：在這裡，重點是撐過這個星期。

她的缺席是城市的。

城市利用它，耗盡它。城市把它定義為「堅強」，一個偽裝成讚美的侮辱。

工廠的女人——51歲

威斯康辛州的工業，已經不是過去那個許諾穩定和退休的工業了。今天，它是一場輪盤賭：更長的輪班、強迫的加班，還有在生活費上漲時不斷下跌的薪水。

Maria是生產線的老手：磨損的手腕、受傷的背、零餘地。她把同一個動作重複上千次，彷彿她的身體是一台可以替換的機器。

她的缺席是工業的。

那是工人的隱形，讓一切持續運轉，卻沒有有人在官方演講裡提到她。

寒冷北方的女人——57歲

威斯康辛州北部是另一個星球：無盡的森林、在好幾公尺厚的冰下靜止的湖泊、不徵求你同意的孤獨。

Karen住在蘇必略附近的一間小木屋。雪一下就是半年。距離是一種懲罰：好幾英里空蕩的道路把一切與文明隔開。在這裡，女人不會消失：她們慢慢溶解，像寒冷中的蒸氣。

她的缺席是氣候的，也是地理的。

沒有人看見它，因為沒有人到得了那裡。

尾聲——威斯康辛州

這個州在運作。工廠在運轉。農場在生產。城市承受著衝擊。而永遠，在這個岌岌可危的平衡的每一塊背後，都有一個女人在做那些骯髒的、無聲的工作。

但沒有人這麼說。不是因為有什麼惡意。是因為這樣比較方便。

反思——威斯康辛州

這裡的缺席，來自一條有毒的教條：「中西部的女人天生堅強。」對那些不想看見這份堅強代價的人來說，這是一個方便的故事。它不是美德。它不是基因裡的天賦。它的求生被偽裝成道德義務。

而當求生變成習慣，生活就不再是生活。

懷俄明州

懷俄明州是一片會呼吸的虛空。一片由鋸齒狀的山脈、無盡的草原、永不停歇的風、自由奔跑的馬、油井、卡車、煤炭和距離組成的土地。在這裡，空間不是一個概念：它是一股塑造你的力量。

它是美國人口最少的州。也是對女人最不友善的州之一。因為在這裡，生活不是拿來討論的：它是拿來面對的。它是肉體的、每天的、全面的。而且沒有任何保護是你不能自己建起來的。

牧場的女人——49歲

Kim住在一座跟一個郡一樣大的牧場上。她的日子是一連串緊急狀況的旋風：馬鞍、牲畜、凌晨三點的生產、被風扯破的圍籬、掠食者、深及膝蓋的雪。

她像男人一樣工作嗎？不。她比大多數男人工作得更辛苦。因為他們斷一次就垮了，她斷十次還繼續走。

但在世界的眼裡，她不是一個人：她是一種農業功能，是財產的一個營運元件，是一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。

她的缺席是農業的、結構的、被正常化的。

石油&天然氣的女人——37歲

Alex浸泡在美國能源那座溫和的地獄裡。不可能的輪班、要人命的寒冷、男性主導的環境，在那裡，笑話比刀片還割人。她能幹、頭腦清楚、準備充分。比許多賺得比她多的人都強得多。尊重是分期付款給她的，像一個人情。其餘的是沉默、影射和辛勞。職業上的、身體上的、心理上的。

她的缺席是工業的，也是性別的：

她不是因為無能而隱形，而是因為她在一個不想承認她的地方太能幹了。

小鎮的女人——55歲

在這裡，鎮不是鎮：它們是兩三百個居民的抵抗據點。一間教堂、一家店、兩條路、一個兼職的警長。

Linda做所有讓社群不至於沉沒的事：銀行、藥局、志工、替老人採買、帶孩子、緊急狀況、委員會、葬禮、支持、陪伴。

它是那個讓微型社群不至於崩塌的人體機制。

然而，沒有人看見她。她的存在被視為理所當然，自動的，彷彿那是手冊上寫好的角色。

她的缺席是公民的：根本的，卻不被認可。

國家公園的女人——32歲

黃石、大提頓，每個人都以為自己認識、卻沒有人真正認識的土地。

她是護管員、嚮導、生物學家，也是一個分析型的人。她在動物到來之前就聽見牠們的聲音。她讀得懂足跡、地形和緊急狀況。她對這片風景擁有真正的力量，但她沒有社群。她孤立地生活，像一個

住在隱形邊界上的人：太多的大自然，讓她無法覺得自己屬於文明；太多的責任，讓她無法允許自己脆弱。

她的缺席是職業的，也是地理的：

它就在這裡，舉足輕重，卻遠離一切。

尾聲——懷俄明州

懷俄明州美得兇猛，美得令人屏息，嚴酷得足以致命。

這裡的女人沒有被忽視：她們被吸收進了風景裡。

風把她們一塊一塊帶走，距離把她們耗盡，孤獨把她們雕刻得像火山岩。到了最後，她們再也知道女人從哪裡開始、土地在哪裡結束。

反思——懷俄明州

這裡女性的缺席，來自大自然本身：空間、寒冷、寂靜、孤立。

女人變成土地的一部分，彷彿她不需要權利、保護、人脈或社群。

但事實正好相反。正因為她生活在美國最嚴酷的地方，她比別人更需要保護。

然而，它卻被要求變成岩石。變成風景。無聲無息地消失。

Ferdinando Frega